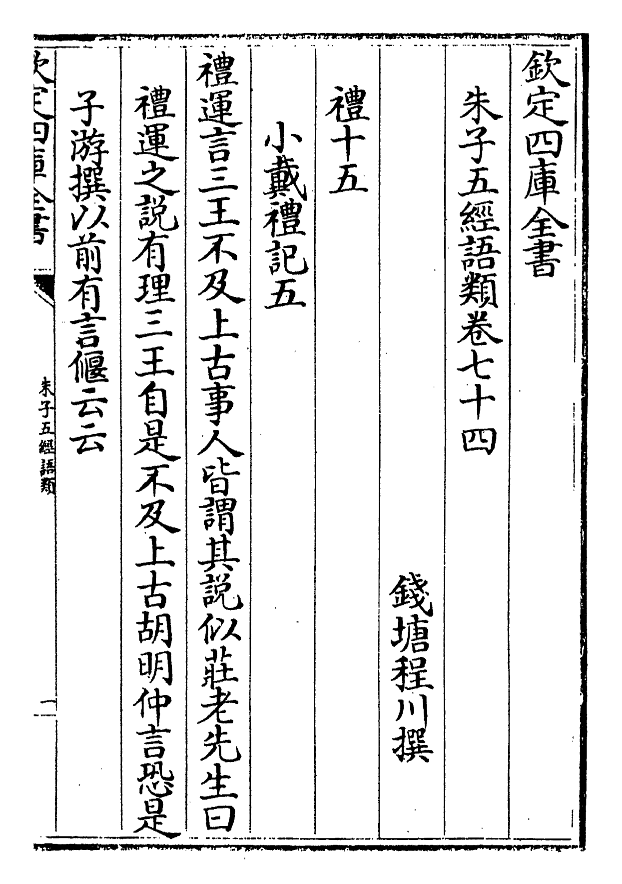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四

錢塘程川撰

禮十五

小戴禮記五

禮運言三王不及上古事人皆謂其說似莊老先生曰禮運之說有理三王自是不及上古胡明仲言恐是子游撰以前有言偃云云

問禮運似與老子同曰不是聖人書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計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

包揚録

禮運

鄭可學録

禮運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小正與歸藏然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無傳然就使今人得二書讀之豈

能有聖人意思也

萬人傑錄

禮運

楊問禮運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云云注則字作明字不知可從否曰只得作明字寓問六經中注家所更定字不知盡從之否曰亦有不可依他處寓問禮記主人既祖填池鄭氏作奠徹恐只是填池是殯車所用者曰如魚躍拂池固是如此但見葬車用此恐殯車不用此此處亦有疑又問其慎也蓋殯也慎改為

引如何曰若此處皆未可曉

徐寓録

禮運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與詐勇與怒固相類仁却如何貪蓋是仁只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錢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諸家解都不曾恁地看得出又問雖是偏不是有一邊無一邊曰那一邊也是闕了

胡泳錄

禮運

智與詐相近勇與怒相似然仁却與貪不相干蓋南方好也好行貪狼北方惡也惡行廉貞蓋好便有貪底意思故仁屬愛愛便有箇貪底意思又云大率慈善底人多於財上不分曉能廉者多是峻刻悍悻聒噪底人

呂燾錄

禮運

用人之仁去其貪蓋人之性易得偏仁緣何貪蓋仁善

底人便有好便宜底意思今之廉介者便多是那剛硬底人

呂燾録

禮運

問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七情論來亦是性發只是怒自羞惡發出如喜怒哀欲恰都自惻隱上發曰哀懼是那箇發看來也只是從惻隱發蓋懼亦是怵惕之甚者但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於四端横貫過了

葉賀孫録

禮運

問喜愛欲發於陽怒哀懼惡發於陰否曰也是如此問怒如何屬陰曰怒畢竟屬義義屬陰怒與惡皆羞惡之發所以屬陰愛與欲相似欲又較深愛是說這物事好可愛而已欲又是欲得之於已他這物事又自分屬五行問欲屬水喜屬火愛屬木惡與怒屬金哀與懼亦屬水否曰然

沈僩錄 禮運

劉圻父問七情分配四端曰喜怒愛惡是仁義哀懼主

禮欲屬水則是智且麤恁地說但也難分

黄義剛録

禮運

問喜愛欲三者不同如何分别曰各就他地頭看如誠只是實就他本來說喚做誠就自家身已說誠又自與本來不同如信就本然之理說是信就自家身已說信又不同就物上說又不同要知也只是一箇實如曰主忠信之類皆是自家身上說也

葉賀孫録

禮運

問愛與欲何以别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要挐將來

陳淳録 禮運

問欲與慾字有何分别曰無心欲字虚有心慾字實有心慾字是無心欲字之母此兩字亦通用今人言滅天理而窮人慾亦使此慾字

甘節録 禮運

録中無心欲字虚云云㬊淵録云方動者慾行出來者欲

問慾與欲之異曰也只一般只是這慾字指那物事而言說得較重這欲字又較通用得凡有所愛皆是欲

呂燾録

禮運

記云人者鬼神之會又云致愛則存致慤則著祭義皆說得好

林夔孫録

禮運

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陰陽變化一時撒出非今日生此明日生

彼但論其先後之序則當如此耳横渠云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因說雷斧舉横渠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

李閎祖録

禮運

禮記注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處分明

萬人傑録

禮運

旋宮且如大呂為宮則大呂用黄鍾八十一之數而三

分損一下生夷則夷則又用林鍾五十四之數而三分益一上生夾鍾其餘皆然

李閎祖錄

禮運

旋相為宮若到應鍾為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大率樂家最忌臣民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然近時却有四清聲方響十六箇十二箇是律呂四片是四清聲古來十二律却都有半聲所謂半聲者如蕤賓之管當用

六寸却只用三寸雖用三寸聲却只是大呂但愈重濁耳又問聲氣之元曰律歴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

潘植録

禮運

饒本云因論樂云黄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宫宫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方響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為宫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之商則是商聲高似宫聲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减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减半只是出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又云樂聲不可太高又不可

太低樂中上聲便是鄭衛所以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徽宗朝作大晟樂其聲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又云吾君大槩屬意於雅樂所以仁宗晚李極力要理會雅樂終未理會得

律遞相為宮到末後宮聲極清則臣民之聲反重故作折半之聲然止於四者以為臣民不可大於君也事物大於君不妨五聲分為十二律添三分減三分至十二而止後世又增其四取四清聲

滕璘錄

禮運

問先生所論樂今考之若以黃鍾為宮便是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若以大呂為宮便是夾鍾為商中呂為角林鍾為變徵夷則為徵無射為羽黃鍾為變宮其餘則旋相為宮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為上生自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呂

大吕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吕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黄鍾之宫再生之黄鍾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餘然黄鍾君象也非諸宫之所能役故虚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謂缺其半者蓋若大吕為宫黄鍾為變宫時黄鍾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聲而餘宫亦皆倣此曰然又曰宫商角徵羽與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

損此其所以為妙問既有宫商角徵羽又有變宫變徵何也曰二者是樂之和_{去聲}相連接處

楊道夫録

禮運

問人者天地之心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

吕燾録

禮運

禮器出人情亦是人情用

鄭可學録

禮器

胡兄問禮曰禮時為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蘇子由古史說忠質文處亦有此意只是發揮不出首尾不相照應不知文字何故如此其說云自夏商周以

來人情日趨於文其終却云今須復行夏商之質乃可夫人情日趨於文矣安能復行夏商之質乎其意本欲如先進之説但辭不足以達之耳

沈僴錄

禮器

禮時為大使聖賢有作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於損周之文從古之朴矣今所集禮書也

只是畧存古之制度使後人自去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盡如古人衣服冠履之纎悉畢備其勢也行不得問温公所集禮如何曰早是詳了又喪服一節也太詳為人子者方遭喪禍使其一一欲纎悉盡如古人制度有甚麽心情去理會古人此等衣服冠履每日接熟於耳目所以一旦喪禍不待講究便可以如禮今却閑時不曾理會一旦荒迷之際欲旋講究勢必難行必不得已且得從俗之禮而已

若有識禮者相之可也

沈僩録　禮器

木豆爲豆銅豆爲登

楊道夫録　禮器　録中登一本作豋

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便有三千條或有變禮

亦是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

不知何氏錄

禮器

人只是讀書不多今人所疑古人都有說了只是不曾讀得鄭康成註經禮三百云是周禮曲禮三千云是儀禮其當疑之近看臣瓚注漢書云經禮三百乃冠昏喪祭周官只是官名云云乃知臣瓚之說已非康成之說矣蓋經禮三百只是冠昏喪祭之類如冠禮

之中便有天子冠士冠禮他類皆然豈無三百事但儀禮五十六篇今皆亡闕只存十七篇故不全爾曲禮三千乃其中之小目如冠禮中筮日筮賓三加之類又如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皆是也

林子蒙錄

禮器

陳叔晉云經禮如天子七廟士二廟之類當別有一書今亡矣曲禮如威儀之類今曲禮儀禮是也恨不及

問之

李方子錄

禮器

錄中如威儀之類楊至錄云是威儀纖悉處

或問古人祫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皆一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元禮猶如此每獻一位畢則尸便酢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二位不知甚時緣甚事後廢了到本朝都把這樣禮數并省了

不知何氏録

禮器

問設尸法如何曰每一神位是一尸但不知設尸時主人頓在何處祭時尸自食其物若獻罷則尸復勸主人而凡行禮等人與祭事者皆得食當初獻時尚自齊整至三獻後人皆醉了想見勞攘先生説至此笑曰便是古人之禮也不可曉所以夫子説禘自既灌則不欲觀想只是灌時有些誠意且如祭祖自始祖外皆旅酬如此自是不解嚴肅如大夫雖無灌禮然亦

只是其初祭時齋整後面自勞擾

黄義剛録

禮器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静語默之間無非教人處孔子於鄉黨便恂恂朝廷便便便到處皆是人様更無精粗本末何嘗有隱

劉砥録

禮器

諸侯不得祖天子然魯有文王廟左氏亦云鄭祖厲王何也此必周衰諸侯僭肆做此違條礙法事故公廟

設於私家

吴必大録

郊特牲

問蜡祭何以言仁之至義之盡曰如迎猫虎等事雖至微至細處亦有所不遺故曰仁之至義之盡

金去僞録

郊特牲

問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曰婦既歸姑與之爲禮喜於家事之有承替也姑反置酒一分以勸飲婦姑坐客位而婦坐主位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黄卓録
郊特牲
録中喜於家事之有承替也沈僴録云喜於家事之有傳也録中姑坐客位而婦坐主位沈僴録云姑為客婦為主
商人求諸陽故尚聲周人求諸隂故尚臭灌用鬱鬯然周人亦求諸陽如大司樂言圜鍾為宫則天神可得而禮可見古人察得義理精微用得樂便與他相感格此迺降神之樂如舞雲門乃是獻神之樂荀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粗者

亦有此理又如虞美人草聞人歌虞美人詞與吳詞則自動雖草木亦如此又曰今有箇新立底神廟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廢了許多廟亦不能爲害只緣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先生每見人說世俗神廟可怪事必問其處形勢如何

林賜録

郊特牲

録中古人察得義理精微云云林夔孫録云大抵天人無間如云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及於天

聖人能全體得所以參天地賛化育只是有此理以粗底言如荀子云云録中聞人歌虞美人二句林夔孫録云聞唱虞美人詞則自拍亦不特是虞美人詞凡吳調者皆然以手近之亦能如此

問酹酒是少傾是盡傾曰降神是盡傾然温公儀降神一節亦似僣禮大夫無灌獻亦無爇蕭灌獻爇蕭乃天子諸侯禮爇蕭欲以通陽氣今太廟亦用之或以為焚香可當爇蕭然焚香乃道家以此物氣味香而供養神明非爇蕭之比也

黄義剛録

郊特牲附

温公書儀以香代爇蕭楊子直不用以為香只是佛家用之

黄義剛録

鄭特牲附

安卿問禮記魂氣歸於天與横渠反原之説何以别曰魂氣歸於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烟騰上去處何歸只是消散了論理大槩固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冤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亦有冤死而魂即散者叔器問聖人死如何曰聖人安於死魂即消

散

黄義剛録

郊特牲

偪屨著綦綦屨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於上如假帶然

不知何氏録

内則

古父子異宫宫如今人四合屋雖各一處然四面共牆

圍

包揚録

内則

古謂之宮只是牆蓋古人無今廊屋

吕燾録

内則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看來此三句文義一樣古注誤作兩段解言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袒裼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為敬若非敬事而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惟涉水而後撅若不涉而撅則為不敬如云勞毋袒暑毋褰裳若非敬事雖勞亦不敢袒惟涉水乃可褰裳若非涉水雖盛暑亦不敢褰裳也

沈僩録

内則

君子登車有光一節養出好意思來

不知何氏録

玉藻

問今冠帶起於何時曰看角抵圖所畫觀戯者盡是冠帶立底屋上坐底皆戴帽繫帶樹上坐底也如此那時猶只是軟帽搭在頭上帶只是一條小皮穿幾箇孔用那跨子縛住至賤之人皆用之今來帽子做得恁高硬帶做得恁地重大既不便於從事又且是貴

錢皂衫更貴重其從向時見此三物疑其必廢如今果是人罕用也是貧士如何要辦得自家竭力辦得著去那家那家自無了教他出家相接也不得所以其弊必廢大凡事不商量後都是如此問古人制深衣正以為士之貴服且謂完且弗費極是好上至天子亦服之不知士可以常服否曰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如此貴重恐不可常服曰朝玄端夕深衣已是從簡便了且如深衣有大帶了又有組以束之今人

已不用組了凡是物事纔是有兩件定是廢了一件又云薄太后以帽絮提文帝則帽已自此時有了後來也多與做巾子幞頭或云唐莊宗取伶官者用之但未有脚或云太祖朝方用想此時方制得如此長脚

葉賀孫録

王藻附

符舜功曰去年初得官欲冠帶參先生中以顯道言而止今思之亦是失禮先生曰畢竟是君命良久笑曰

顯道是出世間法某初聞劉諫議初仕時冠帶乘涼轎還人事往往前輩皆如此今人都不理會其間有如此者遂哂之要之冠帶為禮某在同安作簿時朝廷亦有文字令百官皆戴帽某時坐轎有礙後於轎頂上添了一圈竹

黄義剛録

玉藻附

古人戴冠郭林宗時戴巾溫公幅巾是其類也古人衣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為禮不戴巾婦人環

髻今之特髻是其意也不戴冠

包揚録

玉藻附

笏者忽也所以備忽忘也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漢書有秉笏奏事又曰執薄亦笏之類本只是為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或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為常執之物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大圭不執只是搢於腰間却執鎮圭用藻藉以朝日而今

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

沈僩録

玉藻

今官員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是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須用笏指之此笏常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齊者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圭自是贄見之物只是捧至

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執圭時便足縮縮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周明作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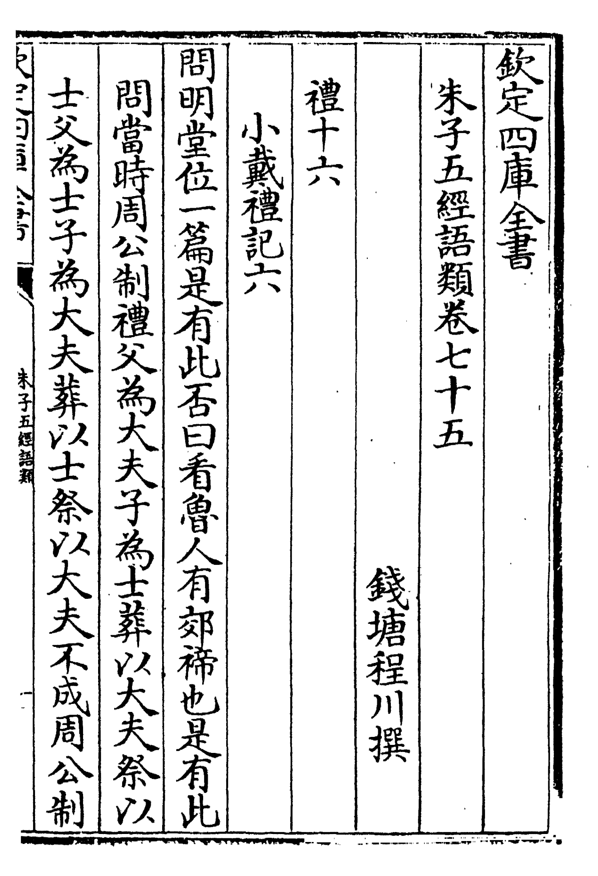
玉藻

問禮記九容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是存養更於甚處存養

不知何氏錄

玉藻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四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五

錢塘程川撰

禮十六

小戴禮記六

問明堂位一篇是有此否曰看魯人有郊禘也是有此

問當時周公制禮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

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不成周公制

禮使其子亂之看來子思前如此說後却說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怕是子思以此譏魯之僭禮曰子思自是稱武王周公之達孝不曾是譏魯劉曰孔子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尚有此說曰孔子後來是如此譏之先生因曰看文字最不可都要合作一處説又曰這箇自是周公死了成王賜伯禽不干周公事堯之有丹朱舜之有商均不肖子弟亦有之成王伯禽猶似可問當時不

曾封公只是封侯如何曰天子之宰二王之後方封公伯禽勢不得封公楊問秦會之當時云云曰他當時有震主之勢出於已只是跳一步便是這物事如吴王濞既立丞相御史大夫百官與天子不相遠所以起不肖之心周公當時七年天子之位其勢成王所以賜之天子之禮樂

劉砥録

明堂位

徐㝢録無楊問秦會之云云以下

嫡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

不知何氏録

喪服小記

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

包揚録

喪服小記

凡文字有一兩本參對則義理自明如禮記中喪服小記喪服大傳都是解注儀禮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注謂不祭禰者父之庶子不祭祖者其父爲庶子說得繁碎大

傳只説庶子不祭則祖禰皆在其中矣某所以於禮書中只載大傳説

沈僩録

喪服小記大傳

庶子之長子死亦服三年

包揚録

喪服小記

問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鄭玄注以為只是練祥祭無禫曰不必禮經上下文如何道看見也是如此

葉賀孫録

喪服小記

問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曰中間也間而祔者以祖為諸侯既不可祔則間一而上祔於高祖只取昭穆之行同而不紊其昭穆之序也如魯昭公冠於衛成公之廟亦只是取其行同耳因問卒哭而祔何義曰只是祔於其行相似告報祖考云

董銖錄

喪服小記

今不立昭穆即所謂祔於曾祖曾祖姑者無情理也

廖德明錄

喪服小記

古人所以祔於祖者以有廟制昭穆相對將來祧廟則以新死者安於祖廟所以設祔祭豫告使死者知其將來安於此位亦令其祖知是將來移上去其孫來居此位今不異廟只共一堂排作一列以西為上則將來祧其高祖了只趲得一位死者當移在禰處如此則只當祔禰今祔於祖全無義理但古人本是祔於祖今又難改他底若卒改他底將來後世或有重

立廟制則又著改也神宗朝欲議立朝廷廟制當時張虎則以為祧廟袝廟只移一位陸農師則以為袝廟祧廟皆移一匝如農師之說則是世為昭穆不定豈得如此文王卻是穆武王卻是昭如曰我穆考文王又曰我昭考武王又如左傳說管蔡郕霍魯衞毛耼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這十六國是文王之子文王是穆故其子曰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這四國是武王之子武王是昭故其子曰武之

穆也則昭穆是萬世不可易豈得如陸氏之説陸氏禮象圖中多有杜撰處不知當時廟制後來如何不行

葉賀孫録

喪服小記

祔新主而遷舊主亦合告祭舊主古書無所載兼不説遷於何所天子則有始祖之廟而藏之夾室大夫亦自有始祖之廟今皆無此更無頓處古人埋桑主於兩階間盖古者階間人不甚行今則混雜亦難埋於

此看來只得埋於墓所大戴禮說得遷祔一條又不分曉

不知何氏錄喪服小記附錄末又不分曉一本作又不可曉

先生旦日吴兄不講禮先生問何故曰為祖母承重方在禫故不敢講賀禮或問為祖母承重有禫制否曰禮惟於父母與長子有禫今既承重則便與父母一般了當服禫

輔廣録

喪服小記附

録中禮惟於父母與長子有禫下葉賀孫録有云却於祖母未聞

或問女子已嫁爲父母禫否曰據禮云父在爲母禫止是主母子而言

輔廣録

喪服小記附

録中爲父母禫否下葉賀孫録有云想是無此禮

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别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

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峯稱妾母為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峯想是本此先生又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本朝濮王之議欲加皇考字引此為證當時雖是衆人爭得住雖至今士大夫猶以為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作為父母別無箇稱呼只得如此說也

沈僩録

喪服小記

喪妻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

翁主之卒哭即祔更立木主於靈坐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

包揚録

喪服小記附

吳十南説禮不王不禘王如來王之王四夷之君世見中國一世王者立則彼一番來朝故王者行禘禮以接之彼本國之君一世繼立則亦一番來朝故歸國則亦行禘禮此説亦有禮所謂吉禘於莊公者亦此類非五年之禘也

陳淳録

大傳

録中四夷之君黄義剛録作要荒之君

問遺書云尋常祭及高祖曰天子則以周人言上有太祖二祧大夫則干祫及其高祖

鄭可學録

大傳附

尭卿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以上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於天子得祭其高祖

然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人必祭高祖只是有疏數耳又問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為僭古者官師亦只得祭一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

黄義剛録

大傳附

余正父謂士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又云大夫自無太祖先生

因舉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云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太祖余正父謂此春秋時自是世卿不由天子都沒理會先生云非獨是春秋時如詩裏說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為太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又如周公之後伯禽已受封於魯而周家世有周公如春秋云宰周公這般所在自曉未得

葉賀孫録

大傳附

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古之類曰立春祭先祖則何祖曰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己身以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設二位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

陳淳録

大傳附

李問至日始祖之祭初獻事曰家中尋常只作一番安

排想古人也不恁地却有三奠酒或有脯醢之屬因三奠中進遂問始祖是隨一姓有一始祖或只是一始祖曰此事亦不可得而見想開闢之時只是生一個人出來

陳淳録　大傳附

用之問先生祭禮立春祭高祖而上只設二位若古人祫祭須是遂位祭曰某只是依伊川説伊川禮更畧伊川所定不是成書温公儀却是做成了

葉賀孫録

大傳附

伊川時祭止於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苟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曽討論故有此說

楊道夫録

大傳附

問祭先祖用一分如何曰只是一氣若影堂中各有牌子則不可

鄭可學錄

大傳附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是諸侯之庶子與他國之人在此邦居者皆為別子則其子孫各自以為太祖如魯之三家季友季氏之太祖也慶父孟氏之太祖也公子牙叔孫氏之太祖也

沈僩錄

大傳

問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曰此說公子之宗也謂如人君有三子一

嫡而二庶則庶宗其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皆庶則宗其庶長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止有一人則無人宗之已亦無所宗焉是謂無宗亦莫之宗也下云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此正解有大宗而無小宗一句之公之公猶君也

萬人傑録

大傳

春秋時宗法未亡如滕文公云吾宗國魯先君盖滕文之昭也文王之子武王既為天子以次則周公為長

故滕謂魯為宗國又如左氏傳載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如三桓之後公父文伯公鉏公為之類乃季氏之小宗南宮适之類孟氏之小宗今宗室中多帶皇兄皇叔皇伯等冠於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君之意本朝王定國嘗言之欲令稱某王孫或曾孫或幾世孫有如越王派下則當云越王幾世孫如此則族屬易識且無戚君之嫌亦自好後來定國得罪反以此論為離間骨肉今宗室散無統紀名諱重疊

字號都窮了更無安排處楊子直嘗欲用季宗趙丞相以爲季是叔季意不好遂不用

葉賀孫録
大傳附

古者宗法有南宮北宮便是不分財也須異爨今若同爨固好只是少間人多了又却不齊整又不如異爨問陸子靜家有百餘人喫飯曰近得他書已自别架屋便也是許多人無頓著處又曰見宋子蜚說廣西賀州有一人家共一大門門裏有兩廊皆是子房如

學舍僧房每私房有人客來則自辦飲食引上大廳請尊長伴五盞後却回私房别置酒恁地却有宗子意亦是異爨見說其族甚大又曰陸子靜始初理會家法亦齊整諸父自做一處喫飯諸母自做一處喫飯諸子自做一處諸婦自做一處諸孫自做一處孫婦自做一處卑幼自做一處或問父子須異食否曰須是如此亦須待父母食畢然後可退而食問事母亦須然否曰須如此問有飲宴何如曰這須同處如

大饗君臣亦同坐

葉賀孫録

大傳附

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本朝哲廟上仙哲廟弟有申王次端王次簡王乃哲廟親弟當時章厚欲立簡王是時向后猶在乃曰老身無子諸王皆云云當以次立申王目眇不足以視天下乃立端

王是為嶽宗章厚殊不知禮意同母弟便須皆是適子方可言既皆庶子安得不依次第今臣庶家要立宗也難只是宗室與襲封孔氏柴氏當立宗今孔氏柴氏襲封只是兄死弟繼只如而今門長一般大不是又曰今要立宗亦只在人有甚難處只是而今時節更做事不得奈何奈何如伊川當時要勿封孔氏要將朝廷所賜田五百頃一處給作一奉聖卿而呂原明便以為不可不知如何漢世諸王無子國除不

是都無子只是無適子便除其國不知是如何恐只是漢世不柰諸侯王何幸因他如此便除了國

葉賀孫錄

大傳附

諸侯奪宗大夫不可奪宗

湯泳錄

大傳附

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

包揚錄

大傳附

余正甫前日堅說一國一宗某云一家有大宗有小宗

如何一國却一人渠高聲抗爭其檢本與之看方得口合

葉賀孫錄

大傳附

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㛐則别處後其子私祭之今世禮全亂了

包揚錄

大傳附

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前面必有不可處置

者

包揚録
大傳附

父在主祭子出仕官不得祭父没宗子主祭庶子出仕官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同宗子

包揚録
大傳附

呂與叔謂合族當立一空堂逐宗逐番祭亦杜撰也

包揚録
大傳附

人家族衆不分合祭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之類

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地滚做一處祭不得要好當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卻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卻令又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此卻有古宗法意古今祭禮這般處皆有之某後來更討得幾家要入未得如今要知宗法祭祀之禮須是在上之人先就宗

室及世族家行了做個樣子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

葉賀孫錄

大傳附

不窺密至無測未至曰許多事都是一箇心若見得此心誠實無欺偽方始能如此心苟渙散無主則心皆逐他去了更無一箇主觀此則求放心處全在許多事上將許多事去欄截此心教定無測未至未至之事自家不知不當先測今日未可便說道明日如何

林子蒙録

少儀

毋拔來毋報赴往拔是急走倒從這邉來赴是太急再還倒向那邉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義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鋭者其退速也

沈僴録

少儀

問看禮中說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此則古人女子拜

亦伏地也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杲古者女子拜如何他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為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為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今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低手祇揖便是肅拜故禮肅拜注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答婦拜者蓋古坐時

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向當答拜亦然大祝九拜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向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也奇拜一拜褒拜再拜褒讀爲報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傳云介者不拜敢肅使者是也

葉賀孫録

少儀

問古者婦人以肅拜爲正何謂肅拜曰兩膝齊跪手至

地而頭不下為肅拜拜手亦然為喪主則頭亦至地不肅拜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云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朝見皆跪伏朝見如男子之儀但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今之拜者起於何時此等小小禮文皆無所稽考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亦非也古者男子拜亦兩膝齊屈如今之道士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漢人雅拜即今之拜是也

陳淳錄

少儀

婦人有肅拜手拜手稽顙肅拜者兩膝跪地斂手放低拜手者膝亦跪而手至地也稽顙頭至地也爲夫與長子喪亦如之

少儀 居壽錄

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版盛之卒食撤去

萬人傑錄

少儀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　卷七十六至八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垣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　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　臣　潘庭筠

謄録監生　臣　史光陽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六

錢塘程川撰

禮十七

小戴禮記七

九年知類通達横渠説得好學者至於能立則教者無遺恨矣此處方謂大成蓋學者既到立處則教者亦不消得管他自住不得故横渠又云學者能立則自

强不反而至於聖人之大成矣而今學者不能得扶持到立處嘗謂此段是箇致知之要如云一年視離經辨志古註云離經斷絶句也此且是讀得成句辨志是知得這箇是為已那箇是為人這箇是義那箇是利三年敬業樂羣敬業是知得此是合當如此做樂羣是知得滋味好與朋友切磋五年博習親師博習是無所不習親師是所見與其師相近了七年論學取友論學是他論得有頭緒了取友是知賢者而

取之此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此謂之大成横渠說得推類兩字最好如荀子倫類不通不足謂之善學而今學者只是不能推類到得知類通達是無所不曉便是自强不反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便是所得處他皆做此林賜録

學記林夔孫録同

子武問胥雅肆三官其始也曰聖人教人合下便是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也思各舉其職不似而今上下都恁地了使窮困之民無所告訴聖賢生斯世若是見似而今都無理會他豈不為之惻然思有以救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但不可枉尺直尋以利言之天生一人便須管得天地間事如人家有四五子父母養他豈不要他使但其間有不會底則會底豈可不出

來為他擔當一家事韓退之云盖畏天命而悲人窮也這也説得好説得聖賢心出

黄義剛録

學記

問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是皮弁冕服横渠謂服事也如洒掃應對沃盥之類曰恐只如鄭説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弁冕大夫助祭於諸

侯則服玄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無旒之冕也諸侯常朝則用玄端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黄也庶人深衣

沈僩録

學記

呻其佔畢多其訊多其訊如公穀所謂何者是也

輔廣録

學記

問使人不由其誠莫只是教他記誦而中心未嘗自得否曰若是逼得他緊他便來厮瞞便是不由誠嘗見横渠作簡與其人謂其子日來誦書不熟且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文蔚曰便是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其言曰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卒以為之豈自由其誠也哉曰固是既是他不由誠自是材不盡

陳文蔚録

學記

天子視學以齒嘗為臣者弗臣或疑此句未純恐其終使人不臣如蔡卞之扶植王安石也曰天子自有尊師重道之意亦豈可遏只為蔡卞是小人王安石未為大賢蔡卞只是扶他以證其邪說故喫人議論如了翁論他也是若真有伊周之德雖是故臣稍加尊敬亦何害天子入學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便是以齒不臣之也如或人之論則廢此禮可也

不知何氏録

學記附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難今人多以難中有道理而不知通其易則難自通此不可不曉

鄭可學錄

學記

問善問者如攻堅木一段曰此說最好若先其難者理會不得更進步不去須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說字人以為悅恐只是說字說證之義也解物為解自解釋為解恐是相證而曉解

不知何氏錄

學記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相說而解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問相說而解古注說音悅解音佳買反曰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蟹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

沈僴録

學記

問樂記以樂為先與濂溪異曰他却將兩者分開了

鄭可學録

樂記

看樂記大叚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刑名度數是人人曉得不消説出故只説樂之理如此其妙今來許多度數都没了却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没箇頓放處如有帽却無頭有箇鞋却無脚雖則是好自無頓放處司馬温公舊與范蜀公事事爭到底

這一項事却不思量着

葉賀孫録

樂記

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却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徒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却但言其義至以器數則不復曉盖失其本矣

李方子録

樂記

録中人皆識其器數楊至録云人人誦習識其器數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間鄉飲酒所歌也但却以黄鍾清為宫此便不可蓋黄鍾管九寸最長若以黄鍾為宫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為宫便有相陵處令且只以黄鍾言之自第九宫後四宫則或為角或為羽或為商或為徵若以為角則是民陵其君矣若以為商則是臣陵其君矣徵為事羽為物皆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故製黄鍾四清聲用

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黄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黄鍾為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黄鍾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有云黄鍾不復為他律所役其他律亦皆有清聲若過相陵則以清聲避之不然則否惟是黄鍾則不復為他律所用然沈存中續筆談説云惟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則不必避

輔廣録

樂記

趙子敬送至小雅樂歌以黄鍾清為宮此便非古清者

半聲也唐末喪亂樂人散亡禮壞樂崩朴自以私意撰四清聲古者十二律外有十二子聲又有變聲六謂如黃鍾之正聲而用其子聲故漢書云黃鍾不與他律為役者此也若用清聲為宮則本聲輕清而高餘聲重濁而下禮書中刪去乃是樂律通典中蓋說得甚明本朝如胡安定公范蜀公司馬公李照輩元不曾看徒自如此爭辨也漢書所載甚詳然不得其要太史公所載甚畧然都是要緊處新修禮書中樂

律補篇以一尺為九寸一寸為九分一分為九釐一釐為九毫一毫為九絲

李方子録 樂記附

朱絃練絲絃疏越下面濶

滕璘録 樂記

壹倡而三歎謂一人唱而三人和也今之解者猶以為三歎息非也

沈僴録 樂記

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

程端蒙録

樂記

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非是性是就所生指性而言先生應問知知字曰上知字是致知之知又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上知字是知覺者問反躬曰反

躬是回頭省察又曰反躬是事親孝事君忠這箇合恁地那箇合恁地這是反躬

甘節録

樂記

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夫極密兩邉都有些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箇主宰如何被他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語意渾粹

沈僩録

樂記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才是勝時不惟至於流與離即禮樂便不在了曰這正在勝字緊要只才有些子差處則禮失其節樂失其和蓋這些子正是交加生死岸頭又云禮樂者皆天理之自然節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樂也是天理自然有底然這天理本是儱侗一直下來聖人就其中立箇界限分成段子其本如此其末亦如此其外如此其裏亦如此但不可差其界限耳才差其界限則便是不合天理所謂禮樂

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則無不可行也又云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

呂燾錄

樂記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既云離與流則不特謂之勝禮樂已亡矣曰不必如此說正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繞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繞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禮而歸之中即是禮樂之正正好就勝字上看不可云禮樂已亡也

沈僩録

樂記

此等禮古人日熟耳聞凡其周旋曲折升降揖遜無人不曉後世盡不得見其詳却只有箇說禮處云云大禮與天地同節云云又如樂盡亡了而今却只空留得許多說樂處云云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云云只如周易許多占卦淺近底物事盡無了却空有箇繫辭說得神出鬼没

沈僩録

樂記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

廖德明録

樂記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收縮節約底便是鬼樂是發揚底便是神故云人者鬼神之會説得好又云至愛則存至慤則著亦説得好

林賜録

樂記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此是一箇道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或云明道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不知天地尊卑是禮鼓之潤之是樂否先生乃引樂記天尊地卑至樂者天地之和也一段云此意思極好再三歎息又云鬼神只是禮樂底骨子

萬人傑録

樂記

金去偽録畧

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為樂故孔子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　包揚録　樂記

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黄升卿録　樂記

或問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先生因歎此數句意思

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子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云舊見伯恭愛教人看只是說得麤文意不溜亮不如此說之純粹通暢他這是說人做這箇去合那天之度數如云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那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沈僴録

樂記

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易所謂人道天道之位歟曰此即通書所謂二氣五行之説

金去僞録

樂記

問禮樂極於天而蟠乎地行乎隂陽而通乎鬼神窮極高遠而測深厚此是言一氣之和無所不通否曰此亦以理言有是理即有是氣亦如説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文蔚曰正義却有甘露降醴泉出

等語曰大綱亦是如此緣先有此理末稍便有這徵驗

陳文蔚録

樂記

音律只有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

包揚録

樂記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底

雖説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文蔚問如何是章德曰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内之德横渠説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説得亦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爾

陳文蔚録

樂記

問禮樂偵天地之情如陰陽之闔闢升降天地萬物之

高下散殊窮本知變樂之情如五音六律之相生無窮著誠去偽禮之經如品藻節文之不可淆亂否曰也不消如此分這兩箇物事只是一件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禮周流底物禮則是兩箇相對著誠與去偽也禮則相形相剋以此克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皆出於一樂之和便是禮之誠禮之

誠便是樂之和只是禮則有誠有偽須以誠克去偽則誠著所以樂記內外同異只管相對說翻來覆去只是這兩說又曰偩依象也窮本知變如樂窮極到本原處而其變生無窮問降興上下之神是說樂凝是精粗之體是說禮否曰不消如此分禮也有降興上下之神時節如祭肝祭心之類

沈僩録

樂記

今之樂塞外聲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關雎鹿

嗚箏詩亦有人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無異不知古樂如何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者用濁聲處多今樂用清聲處多季通謂今俗樂黃鍾及夾鍾清如此則争四律不見得如何般涉調者樂之别名也般如般若之般子在齊聞韶據季札觀樂曾亦有之何必在齊而聞之也又夫子見小兒徐行恭謹曰韶樂作矣

萬人傑録

樂記附

詹卿家令樂家以俗樂譜吹風雅篇章初聞吹二南詩尚可聽後吹文王詩則其聲都不成模樣因言古者風雅頌名既不同其聲想亦各别

輔廣録 樂記附

胡問今俗妓樂不可用否曰今州縣都用自家如何不用得亦在人斟酌

陳淳録 樂記附

問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

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

甘節録

樂記

讀書自有可得參考處如易直子諒之心一句子諒從來說得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字則無可疑

錢本之録

樂記

子武問天則不言而信莫只是實理神則不怒而威莫

只是不可測知否曰也是恁地神便是箇動底物事

黄義剛録

樂記

問喪禮不飲酒不食肉若朝夕奠及親朋來奠之饌則如之何曰與無服之親可也

陳淳録

喪大記

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役

葉賀孫録

喪大記附

問居喪為尊長强之以酒當如何曰若不得辭則勉狥

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

沈僩錄

喪大記附

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温公事曰温公固是如此至於嘗為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為之親臨罷樂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恝然這也只是自渡江後君臣之勢方一向懸絶無相親之

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縁是親愛一體因説金人初起時其君長與部曲都無分別同坐同飲相為戲舞所以做得事如後來屢經南下降附者多南中士類因有教之以分等陛立制度者於是上下位勢漸隔做事漸難

葉賀孫録　喪大記附

某舊為先人飾棺考制度作帷荒李先生以為不切而今禮文覺繁多使人難行後聖有作必是裁減了方

始行得

葉賀孫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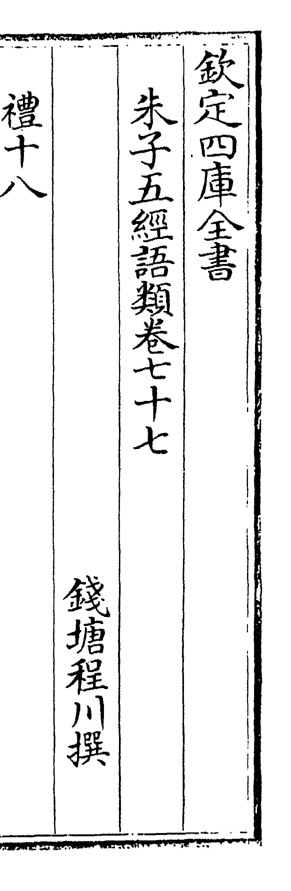
喪大記附

古人惟家廟有碑廟中者以繫牲塜上四角四箇以繫索下棺棺既下則埋於四角所謂豐碑是也或因而刻字於其上後人凡碑刻無不用之且於中間穴孔不知欲何用也今會稽大禹廟有一碑下廣鋭而上小薄形製不方不圓尚用以繫牲云是當時葬禹之物上有隸字蓋後人刻之也

沈僩録

喪大記附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七

錢塘程川撰

禮十八

小戴禮記八

李丈問四時之祫高祖有時而在穆曰某以意推之如此無甚緊要何必理會禮書大槩差舛不可曉如祭法一篇即國語柳下惠說祀爰居一段但文有先後

如祀稷祀契之類只是祭祖宗耳末又說有功則祀之若然則祖宗無功不祀乎

陳淳錄

祭法

黄義剛錄畧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壇階級兩邉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

是神位更不通看

葉賀孫錄

祭法

問先朝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謂用牲於郊牛二及社於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後來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故却合為一又曰但周禮亦只是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說祭社便是又問周禮大司樂冬至奏樂於圜丘以禮天夏至奏樂於方丘以禮地曰周禮中止

有此說更有禮大神享大鬼祭大祇之說餘皆無明文

輔廣録

祭法附

天地本朝只是郊時合祭神宗嘗南郊祭天矣未及次年祭地而上仙元祐間嘗議分祭東坡議只合祭引詩郊祀天地為證劉元城遂件駁之秋冬祈穀之類亦是二祭而合言之東坡只是謂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其說甚無道理元城謂子由在政府

見其論無道理遂且罷議後張耒輩以衆説易當時文字徽宗時分祭祀后土皇地祇漢時謂之媪神漢武明皇以南郊祭天為未足遂祭於泰山以北郊祭地為未足遂祭於汾陰立一后土廟真宗亦皆即泰山汾陰而祭焉先生曰分祭是

包揚録

祭法附

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

不特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子謂

為蜀靈也善謂為俑者不仁雖是前代已用物事到

不是處也須改用教是始得

葉賀孫録

祭法附

録中自東漢以來如此又録

云干五六百年無人整理

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像以祭極無義理

錢木之録

祭法附

問山川之尸曰儀禮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為尸

黄義剛録

祭法

祈雨之類亦是以誠感其氣如祈神佛之類亦是其所居山川之氣可感今之神佛所居皆是山川之勝而靈者雨亦近山者易至以多隂也

包揚録

祭法

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無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文蔚曰今雖士庶

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道理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是門堂寢室勝如所居之宫非如今人但以室為之

陳文蔚録

祭法

古者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如適士二廟各有門堂寢各三間是十八間屋今士人如何要行得

葉賀孫録

祭法

官師諸有司之長也官師一廟止及禰却於禰廟併祭

祖適士二廟即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曽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

董銖錄　祭法

一廟者得祭祖禰古今祭禮中江都集禮內有説

潘時舉錄　祭法

叔器問士庶當祭幾代曰古時一代即有一廟其禮甚

多今於禮制大段虧缺而士庶皆無廟但温公禮祭
三代伊川祭自髙祖始疑其過要之既無廟又於禮
煞缺祭四代亦無害義剛問東坡小宗之説如何曰
便是祭四代蓋自已成一代説起仲蔚問鄭表毆不
知為何神曰却不曽子細考東坡以為猶如戲又問
中霤是何處曰上世人居土屋中間開一天窻此便
是中霤後人易為屋不忘古制相承亦有中霤之名
今之中霤但當於室中祭之張以道問蜡便是臘否

曰模樣臘自是臘蜡自是蜡義剛曰臘之名至秦方有

黄義剛録　祭法

或問遠廟為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為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於武之廟也

潘時舉録　祭法

問祧主當遷何地曰便是這事難處漢唐人多瘞於兩

階之間然今人家廟亦無所謂兩階者兩階之間以其人跡不踏取其潔耳問各以昭穆瘞於祖宗之墳如何曰唐人亦有瘞於寢園者但今人墳墓又有太遠者恐難用耳頃在朝因僖祖之祧與諸公爭辨幾至喧忿後來因是去國不然亦必為人論逐當時全不曾商議只見劉智夫崇之時為太常卿來言欲祧僖祖某問欲祧之何所劉曰正未有以處因此方詔集議某論卒不合後來竟為别廟於太廟之側奉僖

祖宣祖祧主藏之於别廟不知祫禘時如何這都行不得若禘祫太祖之廟不成教祖宗來就子孫之廟若移太祖之主合禘於别廟則太祖復不得正東向之位都行不得治平間曾如此祧了及至熙寧章衡上疏論僖祖不當祧想其論是主王介甫然其論甚正介甫嘗上疏云皇家僖祖正如周家之稷契皆為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今替其祀而使下祔於子孫之夾室非所謂事亡如事存事死如事生而順祖宗之

孝心也此論甚正後來復僖祖之廟其當時之論正用介甫之意其謂僖祖當為始祖百世不遷之廟如周之后稷而太祖太宗則比周之文武有何不可而趙丞相一向不從當時如樓大防陳君舉謝深甫力主其說而彭子壽孫從之之徒又從而和之或云太祖取天下何與僖祖事其應之曰諸公身自取富貴致位通顯然則何用封贈父祖邪又許及之上疏云太祖皇帝開基而不得正東向之位雖三尺童子亦

為之不平其鄙陋如此後來集議其度議必不合遂不曾與議却上一疏論其事趙丞相又執之不下某數問之亦不從後來歸家亦數寫書去問之何故不降出亦不從後已南遷而事定矣僖祖翼祖順祖宣祖中間嘗祧去翼祖所以不諱敬字得幾時及蔡京建立九廟遂復取還翼祖以足九廟之數後來渡江翼祖順祖廟已祧去若論廟數則自祧僖祖之外由宣祖以至孝廟方成九數乃併宣祖而祧之某嘗聞

其人云快便難逢不如祧了且得一件事了其不恭敢如此其為之駭然

不知何氏録

祭法

胡𠃔問祧主置何處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之於夾室自天子至於士庶皆然今士庶之家不敢僣立始祖之廟故祧主無安頓處只得如伊川說埋於兩階之間而已某家廟中亦如此兩階之間人跡不到取其潔爾今人家廟亦安有所謂兩階但

擇淨處埋之可也思之不若埋於始祖墓邊緣無箇始祖廟所以難處只得如此

沈僩録

祭法

問祧主諸侯於祫祭時祧今士人家無祫祭只於四時祭祧仍用祝詞告之可否曰默地祧又不是也古者適士二廟廟是箇大臺特牲饋食禮有宗祝等許多官屬祭祀時禮數大今士人家無廟亦無許大禮數

陳淳録

祭法

問祧禮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注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問有祭告否曰横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廟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亦有此意今畧放而行之問考妣入廟有先後則祧以何時曰妣先未得入廟考入廟則祧宗伯注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凡一祫一禘王制注亦然

黄義剛録

祭法

先生因泛説祭祀以社祭爲祀地諸儒云立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五峯有此説謂此即祭地之禮周禮他處不説只宗伯以黄琮禮地注謂夏至地神在崑崙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注謂祀於北郊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八變則地祇可得而禮矣他書亦無所考書云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然禮云諸侯社稷皆少牢此處或不可曉

葉賀孫録

祭法

録中五峯有此說二句楊道夫録云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却說得好

堯卿問社主平時藏在何處曰向來沙隨說以所宜木刻而為主某甞辨之後來覺得却是但以所宜木為主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又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云是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社何以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

又曰周禮亡國之社却用刑人為尸一部周禮却是看得天理爛熟也

林夔孫録

祭法

程沙隨云古者社以木為主今以石為主非古也

李方子録

祭法

問后土氏之祭曰極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霤之祭而今之所謂土地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霤而國

主社觀此則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亦可祭蓋自古古陶為土室其當中處上為一竅以通明名之曰中霤及中古有宮室亦以室之中央為中霤存古之舊亦不忘本雖曰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謂祭皇天后土者也

黄義剛録

祭法

五祀行是道路之神伊川云是宇廊未必然門是門神户是户神與中霤竈凡五古聖人為之祭祀亦必有

其神如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有這祭便有這神不是聖人若有若亡見得一半便是恁地但不如後世門神便畫一箇神象如此

葉賀孫錄

祭法

叔器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於堂階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祭然出則獨祭行及出門又有一祭作兩小山於門前烹狗置之山上祭畢却就山邊喫却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

川之義舜功問祭五祀想也只是當如此致敬未必有此神曰神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盈天地之間皆神若說五祀無神處是甚麼道理叔器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此是分當如此否曰也是氣與他相關如天子則是天地之主便祭得那天地若似其他人與他全不相關係祭箇甚麼如諸侯祭山川也只祭得境內底如楚昭王病後卜云河為祟諸大夫欲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

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為祟孔子所以美之云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境外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又問如殺孝婦天為之旱如何曰這自是他一人足以感動天地若祭祀則分與他不相關如何祭得又問人而今去燒香拜天之類恐也不是曰天只在我更禱箇甚麼一身之中凡所思慮運動無非是天一身在天裏行如魚在水裏滿肚裏都是水某說人家還醮無意思豈有斟一盃酒盛兩箇餅要

享上帝且說有此理無此理某在南康祈雨每日去天慶觀燒香某說且謾去今若有箇人不經州縣便去天子那裏下狀時你嫌他不嫌他你須捉來打不合越訴而今祈雨却如何不祭境内山川如何便去告上帝

黄義剛録

祭法

録中還甚無意思一作還甚最可笑録中且謾去一作且慢

古者人有遠行者就路間祭所謂行神者用牲爲兩斷

車過其中祭了却將喫謂之餞禮用兵時用犯軍法當死底人斬於路却兵過其中

包揚録

祭法

祖道之祭是作一土堆置犬羊於其上祭畢而以車碾從上過象行者無險阻之患也如周禮犯軷是也此是門外事門内又有行祭乃祀中之一也

吕燾録

祭法

問竈可祭否曰人家飲食所繫亦可祭問竈尸曰想是

以庖人為之問祭竈之儀曰亦畧如祭宗廟儀

陳淳録

祭法

問祭五祀皆有尸祀竈則以誰為尸曰今亦無可考者但如墓祭則以冢人為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恐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是閽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問尸之坐立曰夏立尸商坐尸周旅酬六尸后稷之尸不旅酬問祭妣之尸曰婦人不立尸却有明文又曰古者以先王衣服藏之廟中臨祭

則出以衣尸如后稷之衣到周時恐已不在亦不可曉

李儒用録

祭法

因說五祀伊川疑不祭井古人恐是同井曰然

鄭可學録

祭法

李守約問祭殤幾代而止曰禮經無所見只程氏遺書一段說此亦是以義起

黄義剛録

祭法

或問祭法云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所以舉鯀莫是因言禹後併及之耶曰不然

金去偽錄

祭法

朱子五經語類卷七十七